

# 雪舞官鹅沟

□ 杜双庆

进官鹅沟时，雪正下得紧。不是那种羞羞怯怯的雪粒子，是劈头盖脸、浩浩荡荡的雪。一片一片，有指甲盖大小，密密地斜织着，把天和山织成了一整匹素绢。官鹅沟在甘肃省陇南市，平日里是翠嶂青崖的俊秀模样，这一落雪，倒显出了北方的本色——所有的棱角都被雪抚平了，所有的颜色都被雪统一了，只剩下黑白灰，像一幅正在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墨还润着，笔意苍劲。

沿着木栈道走，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是这山谷里唯一的、安详的节奏。两旁的冷杉、云杉，都成了玉树琼枝。雪太重，枝条便谦卑地弯着，弯成一个恭敬的弧度，仿佛在向这场雪行着古老的注目礼。偶尔有受不住的，“噗”一声，一团雪坠下来，在更深的雪上砸出一个温柔的坑，随即又被新雪默默掩上。这山谷的静，便更深了一层。

转过一个弯，忽有流水声撞进耳里。循声望去，不远处的崖壁上，竟挂着一道飞瀑。水流不大，但急，从数十米高的石壁上纵身跃下，半途便被寒气撕扯成细密的雾。那雾在雪中升腾、旋转，又被风牵扯成薄纱，轻轻覆在瀑布周遭的冰凌上。冰是青玉色的，层层叠叠，如钟乳，如笋尖，凝固

了瀑布最后一刻的激越姿态。而水流依旧在冰的心里、骨的缝隙里，汨汨地、倔强地流着，冒着丝丝缕缕的白气，像一个被封存了千年依然滚烫的誓言。

这“冰”与“水”的厮守，“静”与“动”的对望，竟让这酷寒的山谷，生出一种奇异的热情来。

正看得出神，身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回头，是一位裹着棉袄的老阿妈，背着一个几乎与她等高的背篓，正沿着栈道不紧不慢地走来。她头上包着枣红色的头巾，已落了一层薄雪，像开了一簇绒绒的花。

“看瀑布啊？”走到近前，她主动说话，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语音和呵出的白气融在一起。

我点头，侧身让她。她却停下，也望向瀑布，看了一会儿，缓缓说：“夏天水大，山里像落了雷，几里外也听得见声。现在文静了，但藏着劲儿嘞。”这话平常，却让我心里一动。她不再多言，紧了紧背篓的带子，继续朝沟深处去了，在厚厚的雪地上踩出一串深深的、笃定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温柔地抹淡。

她是要回家么？她的家，是在更深、更静处么？我没问。在这苍茫的雪境里，任何询问都显得

突兀。她就像这山的一部分，沉默，坚韧，沿着一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去。

再往前走，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当地人称“官鹅天池”，也有叫“官鹅海”的。夏日里碧如翡翠的湖水，此刻被一块巨大的、毫无瑕疵的白琉璃封住了。雪落在冰面上，并不化，松松地积着，让这面“巨镜”呈现出一种朦胧的、毛玻璃般的光泽。远处的雪山倒映不下来，近处的树影也模糊了，天地间只剩下这无边无沿的、哑光的白，白得纯粹，仿佛一切烦恼，都被这纯粹的空寂吸走了、净化了。

湖边有座小小的、木结构的亭子，飞檐上挂满了冰凌，长长短短，如编钟，如风铃。我走进亭中歇脚，方才跋涉的微汗很快被寒意收去。四下望去，忽然就明白了古人为何爱雪。雪有一种魔力，它能简化世界，遮蔽芜杂，只留下最根本的线条与轮廓。于是，山露出了脊梁，树显出了风骨，屋舍只余温存的剪影。这简化，并非贫乏，而是另一种丰饶——它逼迫你用眼睛去抚摸山石的肌理，用心去想象道路的走向，在这片留白里，你反倒能看清更多。

风不知何时住了，雪也渐渐稀了。天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几束，不强烈，是那种掺了灰调的、古典的光，均匀地敷在雪地上、冰面上、远处的山峦上。整个世界仿佛被笼罩在一个柔光罩里，安静、肃穆，有种尘埃落定后的清明。

归途时，雪已完全停了。来时觉得凛冽的空气，此刻吸入肺中，竟有一丝清冽的甜。出到沟口，回望来路，那连绵的雪山静默在渐浓的暮色里。沟外已是灯火初上，市声隐约，而身后那片雪国，正在迅速沉入它晶莹的梦。

忽然想起那位老阿妈的话。官鹅沟的四季，大约各有各的脾性。春的萌动、夏的奔放、秋的斑斓，都是一种姿态。唯有这冬，这雪，是一场盛大的“删减”与“沉默”。它把一切浮华褪去，把一切喧嚣按下，让你看到山的骨头，水的初心，和这片土地在酷寒中依然坚持的、沉稳的心跳。

这雪，看的是景，见的，却是魂了。

# 秋色祁山

□ 李 诚

“秋光像一轴半展的史册，此刻墨迹已干，透出温润的苍黄。”这意境，就是祁山中秋给我的印象。陇上祁山的中秋时节，正如一轴褪去烟尘的古卷，敦厚而温润。

前些日，我带着7岁的儿子和11岁的侄儿，从兰州回到陇南礼县故里。中秋上午，天色青灰，我们驱车前往城东的祁山镇祁山堡。儿子望着车外忽问：“六出祁山，是六次爬山吗？”侄儿笑他天真。三国旧事伴着童言，给此行添了别样的意趣。

车行至礼县不久，便见一座土筑城垒自平川隆起，檐角隐在薄雾里，像搁浅的古船。阳光斜射在斑驳的土墙上，随即被千年黄土吸纳，整个堡子泛着古色的苍黄。

遥想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出祁山，在此设指挥大营。这座陇上关隘，原是连接巴蜀与关陇的咽喉。《三国志》载：“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外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当年金戈铁马，如今只余重重夯土，如叠起的史书。陇蜀文化在此交汇，经千百年沉淀酿出独特的三国风情。此地方言带着古音，社火戏文里还唱《空城计》，连灶上的吃食都藏着典故。

堡中的中秋别有特色，人们不仅赏月、吃饼，还有登堡怀古、听秦腔、赏灯会等习俗。

步入堡门，满眼都是黄土，朴拙而坚硬。黄土是这方水土的骨血，也是它的容颜。脚下是夯土路，两侧是土坯墙，透过豁口可见院落落、土灶台。点将台、武侯祠、曲折的战壕、营房改建的民居……错落的屋舍，黄泥抹墙。城墙巍巍，祠庙肃肃，古柏森森，浑然一体。

我生长在礼县，对黄土并不陌生。但像祁山这样，将黄土的苍茫本色展现得如此深沉，仍让我心头一动。绕过秦腔戏台，我们走进堡西侧的马道。夯土路被踩得泛出光泽，润如陶器。道旁，是土垣夹出的窄窄深巷。它们静守在时光里，惯看秋月春风。

在这周长不足三里的“方寸”之地，黄土被巧手筑成台、祠、井、窑。不知当年的士兵，是如何将它们夯筑得这么坚固？在工匠手中，它们又如何承载了这般厚重的历史文化分量？古老的智慧，令人心生敬意。

我们沿马道登上堡墙缓缓行走，但见墙缝间的草芽参差而生。蒿草、狗尾草是常见的；杜松、六道木却带着戎马气息。它们连同斑驳苔藓，在

秋色里晕染出丰富的灰调：瓦灰、铁灰、土褐、栗褐、苍青、苍绿……墙根野菊簇簇，风过处，苦香袭人。我不禁念起杜甫的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啊，在这中秋时分，踏古堡而望云山，是何等厚实的欢愉。

站在堡墙远眺，苍黄间点缀着墨绿柏枝、飘动着青布酒旗、移动着三五行人。古堡像是嵌在天地间的一枚旧印。

中午，我们在堡下小店吃“祁山扯面”。方木桌前坐定，店家端上热面汤。不一会儿，一大海碗扯面端来，配三碟小菜：油泼辣子、浆水菜、萝卜丝。面条宽如韭叶，柔韧光滑，在汤中如缎带舒展。第一口是原味麦香，第二口配上浆水菜的酸爽，再佐以油泼辣子，香而不燥。面香、酸香、辣香交织，简单却滋味绵长。

这扯面，凝结着陇上人家的生活智慧。传说诸葛亮在祁山驻军时，为方便军食，曾改良当地面食做法，使之易储存、易烹煮。如今，祁山扯面已成为礼县特色小吃，无论是回乡的游子，还是外地游客，总要吃上一碗，感受那光滑柔韧、淡雅清香的风味。

我们还尝了热面皮和洋芋丸子。面皮切得宽窄均匀，浇上辣椒油，再放上一个茶叶蛋；洋芋丸子则蘸着酸辣辣汁水，外酥里嫩。两样小吃，一热一凉，一软一脆，吃得孩子们满心欢喜。

饭后，我们来到三国文化产业园。这里正举办“三国主题灯会”，灯展以诸葛亮的忠义精神为灵魂，用灯光艺术重现了历史场景。《武侯祠·出师表》节目以《出师表》为线索，打造跨越时空的光影叙事，在盛大恢宏的场景中，仿佛让人看见那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之心。

归途路过果园，看见永兴镇的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这正是礼县苹果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忙着采摘、装车。礼县苹果种植历史悠久，如今更是通过电商，从田间飞向“云端”，销往海外。我买了几个，果实色泽鲜艳，咬一口脆甜多汁，正如这片土地，在厚重历史中孕育出清甜的今天。

金戈已朽，文化与智慧长存。千般风云过后，沉淀下来的是古堡的苍黄底色。这历史的画卷承载着千载祁山的传说与吟唱，在每一个中秋被轻轻忆起。



# 竹实

第2026期

金 秋  
【油画】  
作者 杨 威

# 见证黎明的到来

□ 赵君平

**旅程**

天空一定是被曙光表白  
羞红了脸  
路灯 车灯 霓虹灯  
一起见证黎明的到来  
火车上拥挤不堪  
泡面味和各种口音  
晃来荡去  
有人中途上车  
有人中途下车  
一直陪着自己的还是自己  
掠过车窗的树木  
清瘦而落寞  
有鸟巢的地方  
就是家的方向

**骨头**

柴火铁锅炖肉  
肉烂骨离 留肉弃骨  
炖汤砸碎骨头  
取骨髓再弃骨  
丢给狗被抢夺  
再被抛弃  
骨头不哭  
倾心支撑血肉  
逐渐成熟  
被剔除的命运  
就已经写好

**养育**

兰山的雪  
根植在泥土里  
不肯退场  
儿子蜷缩在吊床上  
保持着婴孩  
在母亲子宫的姿势  
手上的输液管替代脐带  
我好想抱紧他  
抱紧褪不去的寒凉  
重新养育一回  
像雪水养育春天

**接纳**

黄昏里,我习惯仰头看云  
像端详自己一生的纹路  
有时晴空朗照  
有时骤雨倾盆  
四十岁后  
我收下所有馈赠  
如一棵植物  
收容每一场风霜雨雪  
把根须往  
更深的黑暗里扎

**搬家**

住了十年的家

**搬不动**

用了五年的手机  
也搬不动  
旧的手机内存满了  
成了满腹心事的老人  
该换新手机了  
旧手机被掏空  
搁置一边  
和掏空的我  
一样承载着相同的命运

**陪一棵树晒太阳**

草木为小河  
做了件棉衣  
树妈妈的孩子  
都奔向远方  
我坐在公园的长凳上  
陪一棵树晒太阳  
一棵光秃秃的树  
一个满腹心事的我  
当我们互相依偎  
听懂对方的心声  
世界好温暖  
鸟儿围着我们飞  
他们想在树上筑巢  
却发现无枝可依  
今天的风有着好脾气  
几片叶子也聚拢来  
像孩子们的问候  
有着阳光的味道

当陇上江南的湿润  
揉醒江畔第一朵  
油菜花的眼眸  
我梦幻成蝶  
与三两羽影  
迎向冬日里那抹  
乍现的亮色

碧口两岸  
山峦渐褪去青绿  
白龙江与白水江低语  
盛接四季深处的馈赠  
黛蓝波光下  
似有殿宇静伏  
水柳轻曳  
江风调皮  
千年蒹葭长守于此  
即使在夕阳中垂首如雪  
茎节依然挺立

阴平桥头  
玉垒关城墙  
犹如男儿铮铮铁骨  
杀伐声远  
栈道斑驳  
纤夫号子  
融入涛声  
一轮冬阳  
被江风反复吹拂  
徐徐升起,又沉落

而我穿过千年的缝隙  
轻触二百里长风的衣襟

# 冬日江畔寻花 (外一首)

□ 王海云

寻见泥土中  
闪烁的碎金  
欣喜将自己  
归还于  
和谐明亮的瞬息

阳光正暖,空气中  
恍若有雪痕掠过  
清冽如初

**江芦吟**

仿佛在时光的远处  
就有这样的伫立——  
在江水幽深静默处  
一丛芦苇  
如水凝之魂

当波光开始漾动  
苇梗便漾出水的柔韧  
缓缓地,流向  
每段挺立的茎节

直到江风横扫  
寒雾自水面浮起  
濡湿了冬日满头芦雪  
那一瞬间  
所有蒹葭千年的影子  
忽然自我眼角  
漫成苍茫

# 暮色烟火味

□ 丁 磊

冬天的日子总感觉很短，白天的时间总显得很短，下午六点到天色就暗了下来。

成州中学初中部就在滨河路边上，我家女儿读初三。当我开完家长会从教室出来，校园里已然热闹起来。初三学生由于要上晚自习，留给孩子们吃饭的时间很短，加上学校食堂没有完善，大多数孩子选择在学校周边随便吃点东西。

我趁着夜色走出校门，回头看看灯火通明的教室有老师有学生还在伏案工作学习。校园里孩子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放轻松说笑……阔别已久的校园氛围让我内心顿感温暖，打打闹闹的情景让我感觉到孩子们都长大了，而自己已经变老。

这时，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是我家女儿姐姐。她说：爸爸，开完家长会了？我说：是的。女儿也不回家吃饭，我便和女儿一同走出校门。马路边上已经摆满了各色小吃，烧烤、烤冷面、火腿肠、手擀粉、关东煮、肉夹馍、煮菜等等，孩子们把各个摊位已经围起来。

女儿似乎对这些东西不怎么感兴趣，她的目光望向靠右的一个小摊子，我顺着女儿的目光看过去，是一位手捧着泡沫箱的男人在叫卖。八十厘米左右的泡沫箱里最多能装二十份便餐。男人大概三十多岁，身上裹着一件围裙，手上带着卫生手套。他穿梭在人群里叫卖：“臊子面最后三份了”。他身后跟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衣，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摇摇摆摆地走着，紧

紧地跟在男人后面。女儿快步走到男人身边说：叔叔给我来一份。男人蹲下来把泡沫箱放到地上，打开盖子，上面是一层保温布，上面放着三盒臊子面，他熟练地取出盒子并从围裙口袋里拿出筷子递给女儿。女儿给他十块钱，他连声说：刚出锅的面热乎着哩，拿到教室赶紧吃。小男孩也学着男人的样子蹲下来，小眼睛看着我女儿。看着卖臊子面的男人憨厚的脸，确实让人感动，小男孩被冷风吹红的小脸蛋更让人怜惜。眼前的场景是一场生活不易情感教学课，我想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卖面，为了生活是多么不易。男人又抱着泡沫箱叫卖开了，“臊子面最后两盒了”。

女儿拿着饭要到教室去，她说：“爸爸你骑车慢一点，人多车多。”我应声回答：“知道了”。

看着女儿的背影消失在校园里，我骑自行车，心里涌出一股感动，感动的是女儿长大了，难能可贵的是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也知道关心自己的家人。想起平日里自己对孩子急躁的态度和过激的语言，难免心生后悔。她有自己的认知和对世界、对社会的理解。尽管在我眼里她还是孩子，但她已经拥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滨河路上车水马龙，气温越来越低，而我的内心深处升起一股暖流。看着马路、车、小摊位、学生、老师、家长等构成的独有的冬日暮色，感觉此时的人间烟火味格外浓郁。